会修理的男人

韩浩月

现在的年轻男孩子们会修理东西吗？比如家里的吸顶灯坏掉了，水龙头需要更换，厨房下水管疏通或换新……这个问题是不能拿去问孩子们的，他们会反问，这么专业的事情，要专业人士去做，为什么我们要掌握这样的技能？你会被他们怼得哑口无言。

我们“70后”这一代的人，是要学习修理的。从中小学时期开始，家长就会有意识地教育我们，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“万事不求人”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耳濡目染，如今我们这帮准中年，多少都有点儿手艺在身。回想当年，要求一个人少年时就要有点儿修理技能，是很合理的，毕竟那时分工还不精细，成为一个多面手，就意味着多一份竞争力。

会修归会修，该表扬得表扬，不过实话实说，无论修理能力有多强，干活“多少得带点儿样儿”（意思是不完美，有瑕疵）。反正我在家里干活，极少是能打满分的，比如：吸顶灯要么买大了要么买小了，书柜顶放了一堆不合适的灯芯；换厨房下水管接口拧不紧，试水时四处漏水，只能用透明胶带“亡羊补牢”；换吊扇连拆卸带安装，忙得满头大汗，最后按下遥控器，扇叶晃晃悠悠、吱吱呀呀，多了一首“催眠曲”……

最让人受不了的是，每次干活儿，身上都得带点儿小伤：要么没戴手套，螺丝刀、钳子把手掌心搞得一片红肿，有时手指还会破一层皮、掉一小块肉；要么逞能，不断掉总闸，徒手接电线，误碰到火线胳膊被击打得甩到一边；还有一次踩着椅子换灯芯，一个没留神踩空了，摔到地上摔伤了尾骨，隐痛了一年才好……所以经常被批评，您这活啊，干还不如不干，损失远比省掉的那点儿请专业人士的花费还要大。

但是呢，男人身上一旦有了点儿修理的功夫，是总忍不住技痒的，和省不省钱没关系，主要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。现代社会男人之间的竞争无处不在，能在家务修理这块脱颖而出，也算个加分项。据说女人挺欣赏能做家务修理的男人，起码用着顺手，随叫随到，哪怕偶尔出纰漏，也比请人要强那么一点点。实话实说，现在的男人比起二三十年前的男人，整体上的维修能力要弱了不少，要不就是技能忘了，要不就是年龄大了，要不就是时代变化，直接换新比修理要省事还省钱。

在过去，有连汽车都会自己动手修的人，这样的人在男人群体里，堪称为“神”。每每他以业余选手的身份完成了一项专业的“维修”，都会被无数人竖大拇指夸赞。在一片赞扬声里，男人如同领到了奖杯或奖牌，流露出自信又自豪的笑容。如果这个时候再能有一瓶啤酒奖励，让他上天去修理卫星，他都敢满口答应。

前不久，我摆了一堆的工具，修理关不严实的卧室门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我终于把这扇本来仅仅是关不严的门，修理成了“半身不遂”，最后还是请了专门的修理师傅，三下五除二地搞定了。在把那堆工具收拾起来的时候，我有点儿沮丧，也有点儿死心。也许，以后我将放弃修理这个行当，为了脸面起见，也为了安全起见。就让我们成为会修理的最后一代人吧！

当『船检』遇上羊皮筏

刘植才

2012年盛夏，我赴银川为某船舶检验机构的财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。课程间隙的周日，学员们纷纷结伴游览这座塞上古城。我与几位同伴来到闻名已久的沙湖景区，登上了一艘游艇。舷窗外，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一簇簇碧绿的芦苇随风摇曳，游艇马达声惊起的几只鸟，在空中盘旋几圈之后，又落回湖面上觅食，好一派塞外水乡景色。

游艇刚刚开动，坐在我身边的同伴忽然站起身来，悄声对我说要去看看这船经过年检了没有。他左顾右盼地朝前舱走去，直到在驾驶员身旁的位置见到了游艇年检合格的标志，才放心地回到座位上。

游罢沙湖，我们乘车赶往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沙坡头。此前我本以为那里只是个以“玩转沙漠”著称的旅游景点，身临其境后才发觉，它竟还是个“亲水”的景区。原来，黄河自甘肃流入宁夏后，于沙坡头处神奇地拐出一道S形大弯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，先民便借鉴都江堰分水原理，在此垒筑长坝引导黄河自流灌溉。所谓“天下黄河富宁夏”，当与此举密切相关。如今，这里的人们再兴黄河之利，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水上漂流项目。

体验过滑沙项目后，我们来到了黄河漂流的出发地。随着马达声由远及近，一辆农用三轮车载着两只羊皮筏子从沿河公路上行驶过来。大家围上去好奇地打量着这种古老的涉水工具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就在电影中见到过羊皮筏子。影片《白毛女》中，大春儿投奔红军时被黄河所阻，一位老汉就是用羊皮筏子帮他渡河的。后来听父亲说，此物是将若干张完整羊皮制成的皮囊充了气、固定在用红柳枝干绑扎的架子上制成的。半个多世纪后亲见实物，竟与记忆中激流上的孤筏影像重合，蓦然生出似曾相识的悸动。

那日，我们刚离开现代化游艇，转眼便要换乘古老的羊皮筏子，时空交错的恍惚感油然而生。我向那位关注过游艇年检情况的同伴调侃：“这羊皮筏子也适用船舶年检规定吗？”他无奈地摊开双手，哑然失笑，那场面似乎有些尴尬。这时，“筏工”从衣袋中掏出“安全合格证”展示给大家，说景区规定每天都要进行安全检查，筏子上的皮囊新涂过桐油，保证不会漏气。他还叮嘱大家系好救生衣的带子、遇事不要慌张。

古老的羊皮筏子虽无法适用现代化船舶管理规定，但景区为其量身订制的安全管理措施已形成行之有效的保护性规范。随后，大家乘坐羊皮筏子顺流而下，移时换景，真有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感受。

●桐荫墨趣

苏堤写虚：关于《雨巷》的想象

李新宇

诗人戴望舒有一首《雨巷》，里面写了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。

那一年我在西湖，细雨中，苏堤上走着一群女子，背景是无尽的翠柳。我竟然想起了《雨巷》，只是满眼亮丽，完全没有了忧郁的丁香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你抚琵琶奏琴弦

丁士舜

“你抚琵琶奏琴弦”是一句歌词，出自歌曲《画离弦》。如今，它已成为以这首歌为背景音乐的创意“整活”短视频的代名词。近期，有网友将这首歌与骑马画面剪辑在一起，动感的旋律与节奏感十足的马蹄声遥相呼应，营造出飒爽自由的美感。随着“整活”风潮的兴起，创作者们已不再满足于“骑马”本身，转而将各种无厘头的人物随机组合剪辑。比如近期爆火的秦始皇骑北极熊、熊大骑熊二等搞笑视频，配合“你抚琵琶奏琴弦”的动感音乐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网络“整活”风景线。

连载

人文生态纪录片

绿满津城 第二季 解说词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叶平

三、曹家花园

细雨如丝，牵得花影摇曳；石阶凝露，倒映着流年岁月。朦胧烟雨中，曹家花园仿佛从百年前穿越而来，将它的过往讲给今天的我们。曹家花园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，起初为清末买办孙仲英所建。花园中遍植珍稀花木，溪水环流、楼台亭阁，散布其间，成为当时天津城北一处名胜。

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静介绍：“在此建园，是有讲究的。此处挨着新开河，可以把活水引到自己的园林建造当中。园林之水，活水为上。活水的引入，可以让整个园林动静结合，虚实相生的意境就凸显出来。同时，由此经过三岔口，可以到北运河和南运河，交通也很方便。”

1906年，孙仲英低价将花园卖给担任北洋军阀要职的曹锟。曹锟喜出望外，随即大兴土木，挖湖堆山。扩建后的花园形成两座院落，树木繁茂，花团锦簇。园内主建筑为一幢三层楼房，是曹锟处理公务和起居之所，另建会宾楼，用于召开会议和接待贵宾，增建西式公子楼和小姐楼。整个花园面积达2.4万平方米，拥有近200间楼房和平房，每座建筑前均安放石兽，奇花异草，典雅宜人，一时成为津门园林之冠。曾经的曹家花园还一度成为左右政治时局的坐标。

曹锟下野后深感时局动荡，便将寓所迁至租界，花园交冀察政务委员会接管，更名为“天津第一公园”，并增添娱乐、文化、餐饮等设施，一时游人鼎盛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日寇将公园强占，改建为陆军医院。抗战胜利后，此地依旧沿用为医院，后经多次调整，仅保留西北角一隅，作为公园对外开放。2012年，曹家花园在历经修复后重展风姿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庭风介绍：曹家花园巧妙运用了“障景”“借景”，园内岸线曲折，石头千奇百怪，山路曲径通幽，体现出中国人的造园手法。

园内的西式长廊、拱券门带有西方建筑符号，与此相伴的“虎威堂”“一如室”等房屋则全部按中式风格建造。朱漆廊柱连接起曲折的路径，行走其间，时而见开阔湖面，时而入幽深花径。沿水而行，亭台错落有致，或临波而立，或依山而筑。奇石巧布，交错堆叠，刚柔相济中，一步一景间，尽显造园哲学。

流水走过岁月，蜿蜒至今，滋养着园中的四季流转。这座园林的前世今生，不只是曹家兴衰的注脚，更是天津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见证，属于曹家花园的故事仍在时光里生长。那些水的流痕、石的纹路、木的年轮，都在静静等待着人们倾听这跨越120余年的岁月回响。

连载

经典常谈

朱自清 著

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二十四、诗·第十二(8)

黄庭坚所求的是新变。他研究历代诗的利病，将作诗的规矩得失，指示给后学，教他们知道路子，自己去创造，发展到变化不测的地步。所以能够独开一派。他不但创新，还主张点化陈腐以为新；创新需要大才，点化陈腐，中才都可勉力作去。他不但能够“以故为新”，并且能够“以俗为雅”。其实宋诗都可以说是如此，不过他开始有意地运用这两个原则罢了。他的成就尤其在七言律上，组织固然更精密，音调也谐中有拗，使每个字都斩绝地站在纸面上，不至于随口滑过去。

南宋的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。杨万里为人有气节，他的诗常常变格调。写景最工，新鲜活泼的譬喻，层见叠出，而且不碎不僻，能从大处下手。写人的情意，也能铺叙纤悉，曲尽其妙，所谓“笔端有口，句中有眼”。他作诗只是自然流出，可是一句一转，一转一意；所以只觉得熟，不觉得滑。不过就全诗而论，范围究竟狭窄些。范成大是个达官。他是个自然诗人，清新中兼有拗峭。陆游是个爱君爱国的诗人。吴之振《宋诗钞》说他学杜而能得杜的心。他的诗有两种：一种是感激豪宕，沉郁深婉之作，一种是流连光景，清新刻露之作。他作诗也重真率，轻“藻绘”，所谓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。他活到八十五岁，诗有万首；最熟于诗律，七言律尤为擅长。——宋人的七言律实在比唐人进步。

向来论诗的对于唐以前的五言古诗，大概推尊，以为是诗的正宗；唐以后的五言古诗，却说是变格，价值差些，可还是诗。诗以“吟咏情性”，该是“温柔敦厚”的。按这个界说，齐、梁、陈、隋的五言古诗其实也不够格，因为题材太小，声调太软，算不得“敦厚”。

七言歌行及近体成立于唐代，却只能以唐代为正宗。宋诗议论多，又一味刻画，多用俗语，拗折声调。他们说这只是押韵的文，不是诗。

但是推尊宋诗的却以为天下事物穷则变，变则通，诗也是如此。变是创新，是增扩，也就是进步。若不容许变，那就只有模拟，甚至只有抄袭；那种“优孟衣冠”，甚至土偶木人，又有什么意义可言！即如模拟所谓盛唐诗的，末流往往只剩了空廓的架格和浮滑的声调；要是再不变，诗道岂不真穷了？所以诗的界说应该随时扩展；“吟咏情性”“温柔敦厚”诸语，也当因历代的诗辞而调整原语的意义。诗毕竟是诗，无论如何地扩展与调整，总不会与文混合为一的。